

夜半 口哨声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这半夜的口哨声，对她家而言是可怕的诅咒。每次半夜响起口哨声，就会发生不幸的事……



惊悚恐怖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44

夜半 口哨声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惊悚恐怖系列

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半口哨声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6.7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惊悚恐怖系列; 八)
ISBN 978-7-5535-0586-2

I. ①夜…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502号

责任编辑: 王 琦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夜半口哨声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586-2/I·168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98)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376981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了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闪灵·诡事

复仇的芭比娃娃·····	02
鬼话连篇·····	06
致命的酒曲·····	09
灵异孤儿院·····	15
恐怖拍摄·····	24
蒙骗死神·····	30
善心如玉·····	36

噩梦·异事

石囚的诅咒·····	57
上钩的鱼儿·····	64
手机追踪器·····	69
绝代佳人·····	76
步步紧逼·····	82
自杀代理·····	86
牙医的手段·····	90
最后的凶手·····	93
致命的油画·····	100
不义之财·····	107

目录

Contents

探秘·险事

杀手与保镖	127
蝎窟突围	132
生死速滑	138
给太守当厨师	144
警察的妻子	149
送礼送鹅毛	156
凶杀与爱情	161
夜影追踪	165
夜幕下的垃圾场	169

夜谈·怪事

变身女友	190
夜半口哨声	197
怪床	203
无穷流毒	208
女房东	213
皮影绝唱	219
鬼保安	224
无耳琴师	228
血愿	233

无端撞鬼，
或许是陷入了善恶轮回……

闪灵·诡事

s h a n l i n g g u i s h i



复仇的芭比娃娃



这天，梅姨在旅馆办好了入住手续，刚进房间，就看到地毯上躺着一个漂亮的芭比娃娃，金黄的头发，洁白的公主裙。奇怪，是谁忘在这里了？这个玩具娃娃价值不菲，梅姨把它放进了行李箱里，准备回家送给十岁的女儿，女儿一定会喜欢的。

夜里，梅姨做了一个梦，一个小女孩推着她的胳膊，说：“梅姨，我找不到鞋子了，我要穿你的鞋子。”梅姨正困，她翻了个身，不耐烦地说：“穿吧。”说完，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梅姨下床时，发现自己的鞋子找不到了。她找遍了整个房间，哪里都没有，猛然，她惊呆了：天哪，桌子上的那个芭比娃娃，脚上穿的不正是自己的鞋子吗？只是鞋子缩小了，穿在它脚上不大不小正合适。

梅姨顿时觉得脊背上一阵发凉：它怎么会自己跑到桌子上？又怎么会穿上了她的鞋？梅姨猛然想起了昨夜的梦……她尖叫着逃离了这个房间。

梅姨办了退房手续，不大工夫，她就到了车站的售票口，她要回家，一刻也不能停！她买了车票上了车，在火车有节奏的晃动中，梅姨睡着了，恍惚中，她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说：“梅姨，你怎么丢下我，让我一个人在旅馆呢？我要跟你回家。我是爱美的娃娃，我要穿你的衣服。”话音刚落，梅姨猛地感觉到有一个娃娃爬上了她的膝头，她一惊，奋力想推开身上的娃娃，但它的力气却似乎出奇地大，任梅姨怎么推都纹丝不动，还冲她“嘻嘻”地笑。梅姨惊叫一声，从梦里醒来，发现周围的乘客都在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

梅姨掩饰住自己的慌乱，可马上又惊叫起来：她看到那个被她丢在旅馆的芭比娃娃竟然正坐在她的双膝间，而且，它身上穿的正是自己新买的一件漂亮的粉红套裙，只是那裙子变小了，几乎是为它量身定做的一样！

怎么会这样？它怎么可能从旅馆来到了火车上？它又是怎么穿上自己的衣服的？梅姨用颤抖的手打开了行李箱，她发现，前两天买的那件粉红套裙真的不见了！

此时，这个芭比娃娃身上穿着梅姨的衣服，脚上穿着梅姨的鞋子，似乎正得意地看着梅姨，它那双蓝眼睛里，闪烁着挑衅的光芒。梅姨被这挑衅的眼神激怒了，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猛然一把抓起芭比娃娃，拉开车窗，把它狠狠地扔了出去，然后又迅速地关好了车窗。

梅姨摁着“怦怦”直跳的胸脯，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这才感到稍稍轻松了些。这次她不敢轻易睡着了，她怕一睡着，那芭比娃娃又会回

到她的梦里来，但这一次她的担心多余了，接下来的几天，那娃娃没再在梅姨的梦里出现过。

这天晚上，梅姨睡得正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她，是她生意上的伙伴。伙伴说，他又接了一桩生意，让她赶紧去办，事成之后给她五万元的报酬。

梅姨动心了，这可是笔不菲的收入呢，于是，她再次提着行李箱出门了。正在街上走着，突然，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奔了过来，她哭泣着，跑得很急，撞到了梅姨的身上。

梅姨扶住了那女孩，弯下腰，和颜悦色地问：“小姑娘，你怎么啦？”

小女孩哭着说：“阿姨，我找不到妈妈了，你能带我去找妈妈吗？”

梅姨热心地说：“你跟阿姨走吧，阿姨保证能找到你的妈妈。”小女孩破涕为笑，小嘴甜甜地说：“阿姨真好。”说着，她就乖乖地跟在梅姨身后，俨然母女一般。

梅姨找到一家小旅馆，她告诉小女孩，现在天晚了，明天再去找妈妈吧。小女孩开心地搂着梅姨的脖子，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说：“谢谢阿姨。”梅姨笑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个吻冰冷冰冷的。

半夜里，梅姨被什么动静惊醒了，原来是那个小女孩爬到了自己的床上。小女孩撒着娇，钻进了她的怀里，伸出一双细细的小胳膊搂住了她的脖子，说：“阿姨，我要和你一起睡。”梅姨本想推开她，但不知为何，她突然想起了留在家里的女儿，有多久没有搂着女儿睡觉了？于是，梅姨的心软了，说：“乖，睡吧。”好像依偎在怀里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不久，梅姨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中，她又看到了那个芭比娃娃，和以前不同的是，它这次没有穿她的衣服，而是在她怀里“咯咯”地嘻笑着。

梅姨一惊，想要推开它，可它的一双小手却死死地勒住了梅姨的

脖子，它一个劲地“咯咯”笑着，手上的劲儿却越来越大。梅姨拼命地挣扎，可它的手却像绳子一样越勒越紧。梅姨渐渐不能呼吸了，她一双眼睛暴突，手停在空中……

第二天，旅馆服务人员发现了梅姨的尸体，她脸上恐怖的神情让人毛骨悚然，奇怪的是昨天同来的小女孩已不知去向，而死者怀里，却紧紧抱着一个漂亮的芭比娃娃！

警方搜查了死者的遗物，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了几年里拐卖儿童的数目，警方根据这些记录，抓获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一些孩子被成功解救。

只是，作为团伙成员之一的梅姨，她是怎么死的？是谁杀害了她？这成了警方至今无法破解的悬案……

(杨辉素)

(题图：安玉民)

鬼话连篇



《鬼话连篇》是一部短篇鬼故事集，作者蓝杉客擅长写各种稀奇古怪的鬼故事，已是小有名气，这本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轰动。

小晴很喜欢看鬼故事，这天她赶到书店想买《鬼话连篇》，却被告知这书已经售完了。小晴十分惆怅，正在这时，同事小王打来了电话，正好聊起了这书，他说自己刚巧买了一本，并答应借给她看。

第二天，小晴早早来到单位等着小王，可直到下班小王也没来。后来小晴才得知，小王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公交车轧死了，据目击者说，小王临死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带血的书……这个消息使小晴震惊不已，她似乎觉得小王的死和那本书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后来，小晴跑遍了全市所有的书店，可奇怪的是那本书已经销声匿迹。一个书店的店员说，这本书里的故事吓死了人，已经被有关部门列

为禁书。

一天傍晚，小晴在车站等车，等了好久公交车也没来，恰巧车站不远处有个小书摊，小晴就顺便过去看看。小晴正在书摊前浏览着，摊主向她递来一本书，正是那本《鬼话连篇》！她再抬头一看，禁不住冒出了一身冷汗，失声惊叫起来：“小王，是你！”

“我不姓王，姓钱……”

小晴觉得太奇怪了，他明明就是小王！只是脸色黑了些，或者说是变得有些憔悴，声音也低沉了好多，整个人阴沉沉的，但是，他为什么不承认呢？

小晴又一次打量着书摊老板，问道：“你真的不是小王？”

老板说：“我骗你干什么？世上相貌酷似的人多着呢！这书你到底要不要？”

小晴手里翻着书说：“我再看看。”突然，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书的最后一页被人撕掉了！她便问：“你的书怎么缺页了？”

“没有，绝不可能！”老板连连否认，小晴把书递给他看，他看后才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这本书最后一页的故事太吓人，我怕出事，就撕掉了……”

“你有没有一本完整的书？多少钱我都会买。”

“好，你等着。”老板开始弯腰找了起来。终于，他在一个破旧的纸箱子里找出了一本《鬼话连篇》，还是崭新的。老板把书在小晴面前晃了晃，说：“小姐，这本书保证不缺页。你要的话，100块钱。”

这本书卖100块钱显然是太贵了，这老板奇货可居，故意在抬价。但小晴却觉得物有所值，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钱。老板接过钱后立即把书给小晴，他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压低了声音，表情有点神秘地

说：“小姐，你得记住，这书一定要回家之后才能打开，特别是最后一页，如果在这里看，不光对你不好，还会影响别人，影响到我的生意。”

小晴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她接过书，转身离去。到了车站，公交车仍然没来，小晴百无聊赖，耐不住性子，便想看看这书的最后一页，谁知刚把书打开，还没翻到最后一页，突然一个人冲过来和她撞了个满怀，小晴身子一晃，“啪嗒”一声，书掉到了地上，还没等小晴弄清怎么回事，那人已经跑远了，看背影，那么像死去的小王！

难道是死去的小王在暗示我别看这本书？小晴转念又一想，也许撞我的人就是那个卖书的老板？于是她回过头去看那个书摊，奇怪，那书摊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公交车靠站了，小晴捡起书，匆匆上了车。回到家天已黑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小晴一个人，她开了灯，迫不及待地把手放到了茶几上，自己在沙发里坐下，她想看那书的最后一页，但是手还没碰到书，却破一阵巨大的恐惧惊骇住了……

犹豫了好久之后，小晴还是决定要看。

“5，4，3，2……”小晴开始倒数，“哗”，书的最后一页终于翻开了。小晴真的惊呆了，因为最后一页上没别的内容，只有几个字：定价10元！

（安 伟）

（题图：安玉民）

致命的酒曲



死 缸

朱子期出身酿酒世家，他酿出的烧锅酒绵软醇厚，远近闻名。可这年，苏北连年灾害，他只好舍弃祖业，带着女儿阿朱辗转来到东北卢家镇落了脚，还盘下了一家败落的酒作坊，用来营生。

朱子期和女儿紧锣密鼓地忙了三个月，第一批烧锅酒终于酿成了。女儿阿朱迫不及待地舀出一勺酒品尝，却“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喊道：“这哪是酒啊，简直是辣椒水嘛！”朱子期闻声连忙尝了一口，也吐掉了，心里大感疑惑：水是甘冽的井水，粮食是当年最饱满的高粱米外加纯正山里红薯干，技术是祖传的，怎么会酿不出好酒？

这天，朱子期独自在家里喝闷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镇长拿着一挂腊肉来拜访。朱子期忙把镇长让进屋，倒了杯自酿的烧酒奉上。镇长尝了一口，不觉皱起了眉：“知道老弟今日启缸，却没见把酒分出去，想着就是没酿好。不过，不瞒老弟说啊，几十年前这作坊主是一对刘家父子，他们的第一缸酒好像味道也不好，后来却是越酿越好，方圆百里都来打酒喝，刘家可是赚了个盆满钵溢呢。”

“那刘家父子后来去哪里了？”朱子期好奇问道。镇长叹了口气，轻声说：“听说，是揣着大锭银子去城里享清福了。不过也有人说，老刘头突然得了魔症，去当了和尚。哎，自从他们走后，这作坊就没了主。可惜了啊！”

送走镇长，朱子期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他独自来到仓房，望着几只空缸，暗自失望：本指望这头茬酒能一炮打响，想不到竟是这个结果！朱子期边想，边将空缸一一排放到墙角，突然，他发现墙上有一片潮湿，心里嘀咕道：真奇怪，酒仓的温度差不多是维持不变的，怎么会出现返潮的现象？

朱子期蹲下身，伸手抠了抠墙面，一块墙皮状的东西被揭了起来。他的心一沉，这后面莫非封着什么东西？再用力抠，整片泥巴全被扯了下来，往里一探头，竟然看到一只被泥糊得严严实实的酒缸。朱子期好生奇怪，他小心翼翼地取出酒缸，揭掉上面的泥巴，又举起火把一照，只见缸身通体漆黑，上面描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死缸。

死缸是什么意思？朱子期用手一刮，上面的字迹有些掉下来，轻轻一捻，有淡淡的腥味儿，像是血。朱子期不解，小心地将泥封打开，这一开不要紧，只闻到一股扑鼻的异香，那感觉，真如醍醐灌顶一般。朱子期的心颤了几颤：这可是上等的陈年酒曲啊！有了这样的酒曲，何愁

酿不出美酒来？

朱子期大喜过望，当下取些酒曲分别放进几只大缸。他有了信心，明天开始再酿烧锅酒！这时，屋梁上突然传来一声响动，朱子期仰头看时，只见一个黑影迅速爬到窗边，逃走了。

烧 血

虽然朱子期预感到自己的好运气来了，可他万万没料到，因为加了特殊的酒曲，他的烧锅酒竟提前一个月出锅了。酒缸开封，全镇都像倾倒了美酒一般，满街的扑鼻香气。那味道就像令人格外舒服的小虫子，不停地往人们鼻孔里钻。所以，没等朱子期相请，镇上的百姓都来道贺了。

第一缸酒，照例是要答谢众乡邻的帮衬。这第二缸酒，就要收钱了。朱子期一连酿了五缸，短短三天，全都被抢购一空。不仅如此，这酒香还飘到了外镇，附近的人都拿着酒壶赶来打烧酒。朱子期心花怒放，一边收着碎银子，一边对阿朱说：“女儿，你的嫁妆有了。呵呵，这回阿爹可不用发愁了！”

阿朱当即羞红了脸。原来，她和家乡的一个秀才订了婚，本打算今年完婚的，可是，秀才的父亲不幸病故，秀才要守孝三年，所以就推迟了婚期。

回到仓房后，朱子期小心地将那缸酒曲好好封存。突然，他看到酒缸边上有什么东西，伸手一摸，黏乎乎一片，举起火把照照，竟然是一摊鲜血！朱子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这是哪儿流出来的血？

就在这时，街上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声。那是一个老妇人的哭声，他的儿子是个贼，一直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没想到这次，竟